



厝边话

记忆深处的谷砻

□郑文庆

早年间，谷砻是闽南乡村常见的一种碾米工具。它形似石磨，但材质比较特别，是用竹篾编织而成的。

谷砻通常由“上座”“下座”“砻手”“砻钩”组成。其中“上座”通过人力推拉能顺时针转动，稻谷随着转动脱壳，得到的就是糙米。谷砻的“下座”是固定的，由“砻盘”“砻脚”和“砻心”构成，其中的“砻盘”是谷砻的座盘，通常用竹子或木头做成。通过“上座”脱壳的糙米都会落进“砻盘”，之后才汇集到箩筐里。“砻芯”是谷砻的轴心，由一根坚韧的圆形杂木制成，可以把上下座谷砻连成一体。



百姓纪事

初冬的冷风掠过溪滩，那片母亲整理出的沙地上，甘蔗叶早已褪去青绿，只剩枯黄的叶鞘裹着挺拔的蔗身。父亲坐在村口老树下吹牛说“我家的甘蔗渣多得可以当柴火烧”，起初只当是戏言，直到亲历过冬日与甘蔗“打交道”，我才懂那句玩笑话中藏着的千般辛苦。

老家多山，平地少，于是那年赶在溪水没上涨时，母亲整理了溪滩边的沙地，又在那里种上青皮甘蔗。后来那片蔗林成了我的乐园，平时跟母亲去干活，趁她不注意，我会偷偷折一根嫩蔗，然后躲在溪石后慢慢品尝。母亲撞见了也不责怪，只是叮嘱我别伤蔗根，说只有把它们保护好，冬天才能收获香甜的甘蔗。

初冬时节，若是当天要出门收割甘蔗，母亲会把早饭做得格外丰盛，平日少见的大块猪肉也会端上桌，她说干重活就得先填饱肚子。吃完早饭，父亲便扛起锄头，腰上别着一把柴刀，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往

20世纪60年代，乡村人家加工大米仍是靠人力。就像我家每次都要把晒好的稻谷倒进谷砻，再将稻谷剥壳后放进石臼中舂打，最后才能获得白花花的大米。父亲过去总说推拉谷砻是个技术活，需要掌握好力度和节奏。若是推拉得太急，“上座”转得过快，稻谷容易被碾得太细，会失去原有的口感。而推拉得过慢，效率太低，很耽误时间。因此使用谷砻大多是家里有经验的长辈，他们能凭借多年累积的经验，把控谷砻的转动速度，不仅效率高，也更省力，还能让碾出的糙米颗粒饱满，较好保留稻谷的香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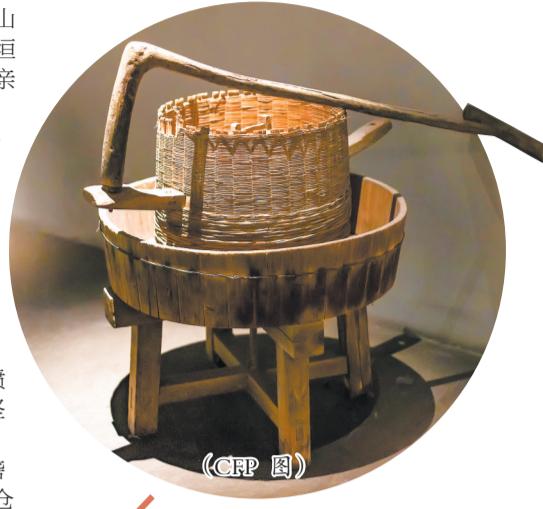
过去谷砻的使用频率，反映着当年收成的好坏。因此秋收过后，若是村里的谷砻日夜“运转”不停，乡亲们也不嫌它们的声音吵，反倒听见了都是喜笑颜开。有些人家里没有这个工具，便会扛着几袋稻谷去找左邻右舍帮忙。那时经常能看见几家人共用一个谷砻的场景：大人们轮流推拉“上座”，孩

子们则跟在一旁帮忙，要么递谷入砻，要么捡拾散落的谷壳。大人小孩的欢声笑语，混着谷砻转动的声响在庭院里久久回荡，满是烟火气与邻里温情。

正如宋代大诗人陆游在《夜投山家》中写的那句诗“房栊深深绩火明，垣屋萧萧谷声”，我如今仍会想起母亲背着弟弟，两手握着“砻钩”的把手，身体一俯一仰地推着“上座”的样子。谷砻发出的沉闷响声好像催眠曲，很快就会将闹觉的弟弟哄睡了。那时的我已经开始帮父母分担家务，不用上学的日子，我经常给父母搭把手，比如他们休息时接手继续推拉谷砻。不过当时个子矮且力气小，我往往推拉几个来回，就累得气喘吁吁。可一想到用谷砻碾出的米能煮香喷喷的咸饭和地瓜粥，我又会咬咬牙继续坚持，盼着能多碾些米。

现在，电动碾米机早已普及，谷砻很少再被家用，不少人家把它闲置在仓

库或墙角，渐渐积了灰。一些谷砻也“走”进了民俗展览馆，换一种方式为访客们“讲述”过去的故事。



(CFP 图)

冬日甘蔗甜

□唐筱毅

溪边走。挥刀砍下一排甘蔗，父亲就喊我们把甘蔗拿去用溪水清洗干净，之后再削去甘蔗的须根。入冬后的溪水冰凉，手指浸在里面没多久就变得通红，可我们都顾不上喊冷，还经常趁父亲不注意，偷偷咬一口刚洗净的甘蔗解馋。

父亲还在溪岸上挖一个一米深的坑，往里铺一层稻草，再将一些带根挖出的甘蔗捆成束码进去，接着覆上稻草与薄膜，最后还要盖上一层泥土踩实。我曾好奇为何这么做？父亲解释说把甘蔗埋起来“冬眠”一段时间，既能延长存储时间，还能让甘蔗的糖分攒得更多。

把甘蔗扛回家的过程很费体力，一大捆甘蔗扛在肩上，父亲的脊梁总被压得微微弯曲。我们也帮忙背一小捆甘蔗，只是没走几步就累得直喘气，蔗叶还刮得脖子发痒，让人一直想伸手挠。虽然溪滩到我家的距离不远，但扛着重物走得慢，往往傍晚时分往回走，到家时天色已经暗了。一群人的

衣服都被汗水浸湿，冷风一吹，后背凉得发麻。等把甘蔗稳稳放在院子墙角，父亲才松一口气，在他看来，赶在年尾把地里的甘蔗都收了，寓意着来年能过得顺顺当当，是一件大事，可不能应付了事。

之后农闲的日子，有客人上门，母亲就会取一两根甘蔗，用刀砍成小段，让客人尝个鲜。嗑过瓜子的干涩喉咙，被甘蔗汁一润，顿感舒爽，一听客人夸甘蔗甜，母亲总是笑得眼角起了皱纹，毕竟那是她与父亲辛劳换来的收获。

如今老家村里没人种甘蔗了，市场上的甘蔗又粗又壮，嚼起来也香甜，我却总觉得少了些滋味。想来缺的味道就藏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当中有年少时用冰冷溪水清洗甘蔗的苦，也有喘着气扛着甘蔗往家走的酸，但更多的是甘蔗丰收祈愿来年顺遂的甜。



(CFP 图)

纱巾花

□潘朝红

幸福讲义

人到中年，生活渐趋素简。衣橱里只剩黑白灰的套装，头发偏爱敞开披在肩上，也不再随意折腾造型，一半是懒，一半是怕出丑的怯。可骨子深处，我对“美”依旧向往，脑海里不时还会浮现自己年少时花枝招展的样子，那时的我总是身着彩裙，头上还戴着亮色的“纱巾花”。

“纱巾花”不是花，而是一块方正如红盖头的纱。它的颜色五彩缤纷，不少还嵌着横竖金线，阳光一照，闪烁灵动，柔媚中透着炫彩。由于外观亮眼，质地柔软，早年间它是不少爱美女子的心头好，平时走亲访友或进城赶集，女孩们常会系上一条纱巾，小山村也因此一抹抹绚丽显得鲜活而喜庆。

我的母亲也爱美，过去家里的一角一落都被她精心布置，绣花门帘、细格子床围桌布，处处藏着用心。我则是母亲精心装扮的“小公主”，她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给我绑发辫，还时常琢磨用不同的东西给我做发饰。记得有

一次，母亲进城归来，给我带回一条红色的纱巾，看着如同一簇炽热燃烧的火焰，我当下就像得了宝贝，之后出门都要带着它。和小伙伴们玩耍时，也把这条纱巾拿出来当“道具”，有时顶在头上扮新娘，有时将它围在腰间当装饰。母亲见我对这条纱巾爱不释手，提议将它做成花当头饰。我纳闷这么一大块纱巾怎么变成花朵？母亲没多解释，只是让我伸出两根食指，接着把纱巾对角捋直，再将它缠绕在我的手指上，最后巧妙地绑一个结，好似转眼间，一朵娇艳欲滴的红花便“绽放”在我眼前。等母亲把这朵“纱巾花”系在我的发辫上，我立马跑去镜子前摆造型，脸上笑得眉眼弯弯，心里也被幸福感填得满满当当。

从那以后，“纱巾花”成了我的心爱之物，上学时总要戴着，还因此收到

不少同学的羡慕目光。没过多久，一些女同学也模仿我开始将纱巾做成花戴在头上。我不仅跟母亲讨教折“纱巾花”的技巧，还自己琢磨出不少新花样，有时是拿两根树枝当支架，然后把纱巾往枝上绕几圈，扯得紧凑一些，可以做成一朵小巧的“花”，而把纱巾绕得松散一点，便能做出一朵硕大的“花”。我有时帮堂妹表妹们扎头发，也往她们的头上戴自制的漂亮“纱巾花”，看着她们因“花”变得娇媚动人，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

如今，戴“纱巾花”的潮流已成过往，可我对它的喜爱从未消减。有次刷视频时看见一位博主晒童年物件，其中有一样是“纱巾花”，我反复观看了几遍，心里又蠢蠢欲动了。想着再“明媚”一次吧，于是翻出抽屉里珍藏的旧纱巾，学着母亲当年的手法做了一朵“纱巾花”，把它系在发间，再照镜时我仿佛一下回到童年，感觉那份简单的幸福也依旧在心头暖暖流淌。

酸甜苦辣皆是营养

□王 焱

美味热读

人生百味，如同厨房里的四格调料盒，酸甜苦辣，样样俱全。我常想，若少了其中一味，这日子该多么寡淡。

酸是最先尝到的滋味。记得那年我失恋了，整颗心就像泡在陈醋里，酸得发疼。夜里睡不着，便爬起来吃酸梅，一颗接一颗，酸得龇牙咧嘴，眼泪直流。母亲瞧见了没有劝我，只说：“酸梅吃多了容易伤胃，想吃酸的，我给你做。”于是隔天，她便给我熬了一锅番茄汤，一碗热乎乎的汤喝下去，心里那股酸劲竟然也消散了大半。后来读到苏轼写的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，我才明白有些心酸事，其实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场小雨。

甜味来得最是珍贵。去年冬天，邻居李婶送来一罐自家酿的桂花蜜，我舀一勺冲水喝，甜味好似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底。那滋味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考了第一名，拮据的父亲特地买了一块奶油蛋糕当做奖励，我舍不得吃，就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，让甜味在嘴里慢慢

化开。后来生活条件变好，甜食随时能吃，我却觉得再难尝到当年的滋味。也难怪晏几道会说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，看来有些甜，只和特定的时光、特定的人绑在一起，之后再尝就找不到当年藏在甜里的期盼与欢喜了。

苦味最难以下咽。去年有次感冒咳嗽严重，我每天都得喝一碗黑乎乎的中药，那味道苦得不行，即使捏着鼻子灌下去，也被苦得浑身打战。跟邻居阿婆聊天时说起这事，她便教我含颗冰糖再喝药，没想到这个方法果然有效。这事让我想起刚毕业那段时间，天天为找工作而奔波，鞋跟都磨平了。但现在回看那些日子，当年吃的苦，其实都成了垫脚石。那些奔波的疲惫、碰壁的失落，慢慢沉淀成底气，也使我后来的每一步都走得更稳健。如同喝药时含着冰糖，再苦的路，咬着牙一步一步走过来，终会品到苦尽后的回甘。

辣味最是刺激。之前为了赶项目，我连续一周熬夜加班，晚上都要吃一

碗辣椒酱拌饭来当夜宵提神。红辣椒切碎拌在白米饭里，一口下去，辣得额头直冒汗，眼泪直流，却也瞬间驱散了困意。可项目结束那天，我再吃辣椒酱拌饭时，反倒觉得浑身舒坦了。原来辣味就像生活里的冲锋号，能在你疲惫懈怠时猛地刺激一下神经，推着你咬紧牙关往前冲，等闯过难关回头看，也成为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如今，家里厨房窗台上摆着几个玻璃罐，分别泡着青梅、蜜枣、苦瓜和辣椒。阳光照进来，那些食材在汁水里浮浮沉沉，我觉得这也像极了自己浸泡在生活里的样子，酸会变甜，苦能回甘，辣终将化作暖意。还有一次煮粥时，我不小心打翻了调料盒，酸甜苦辣混作一团，我索性全撒进锅里，尝了一口，竟别有风味。我不由得感叹所谓的人生百味，或许就该是这样混杂着品尝。就像李清照说的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，各种滋味在心头交融，最后都会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。



坚持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能让迷茫的人看见希望的光芒，也能让没有目标的人渐渐找到方向。

微观百态

□徐仁河

以前，老家那些匠人踏进我家的院门是有规律可循的，因为他们的活计总跟季节有关。

岁末年初，裁缝师傅就经常来我家，他一脚跨过门槛，一进屋就开始跟我母亲商量要做的衣服件数，接着又会抓紧时间帮一家老小量尺寸。几天后拎着新衣服上门，裁缝师傅还随身带着烫斗和熨斗。烫斗是一块不大的三角铁，插在炭火里，等烤热了就能给衣服“烤边”。熨斗则是在它的“腹中”装进炭火，之后往衣服上喷点水，就能用熨斗将它熨平整了。之所以我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童年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看见裁缝师傅使用烫斗和熨斗，总觉得很好奇。

开春后，桶匠和篾匠就一前一后上门来了。桶匠会把我家的破旧水桶、放秧苗和装鱼货的盆修复好。篾匠的活计则多一些，修补和新做的不少，有斗笠、簸箕、篾席、蚕匾、粪箕和菜篮。这些器具都要赶在雨季和鱼汛到来之前做完，篾匠只得连续几天来我家。但他从不嫌多，每次都是麻利干活，孩子们凑近聊天，他也会笑眯眯地回应。有次他还腾出手给我做了一个“虾笼”当玩具，让我高兴了许久。

秋雾浓重的季节，是木匠和砖匠开始忙活的时候。谁家的谷仓需要翻修，哪家的牛圈要修补，都得请他们来处理，村里一些人家打算盖新房，也需要请来木匠和砖匠。为了赶工时，这些匠人有时会一起上阵，比如砖匠砌墙时，木匠就在一旁刨梁。若是有人家要办喜事，需要添置樟木箱子、梳妆台、脸盆架等物件，请来的就只有木匠。我父亲也会做木工，过去农闲时，他就上门帮人打家具，或是给盖新房的人家当帮手，借此赚些钱补贴家用。不过因为接了别的家的活，父亲有时便顾不上自家的事，若是家里的屋子、鸡棚要维修，反倒得请别的木匠上门处理，因此母亲还常抱怨说赚的钱左手进、右手出，得不偿失。

人冬后要“补冬”了，得杀猪宰羊，杀猪匠一下就变得“抢手”了。过去来我家帮忙杀猪的牛二伯，总得父亲三催四请，他才会上门，每次来还带着一大帮徒弟。母亲把养了一年的猪赶出圈，牛二伯便拿着一根长铁钩勒住猪的颈部，将它拖上“屠凳”，待父亲把鞭炮点燃，再一刀砍下去。眼看猪血喷涌而出，徒弟们立马拿着大盆去接。听牛二伯说杀猪的第一刀尤为关键，一刀下去让猪血流干净了，肉质才鲜嫩。如果猪血多得装满一大盆，还有另一层深意，代表着主人家之后的日子能过得红火、兴旺。牛二伯每次杀完猪，就在父亲的陪同下坐在堂前八仙桌旁喝茶，剩下给猪去毛剔肚、开膛剖腹的小事则交给徒弟们去料理。等吃了“补冬”的猪肉，我又会在心里算着时间，估摸着做新衣的裁缝师傅又该上门了。

日子就这样随着匠人们的脚步流转着，冬去春来，夏尽秋至，烫斗的炭火、篾丝的清香、刨花的木屑、杀猪的喧闹，轮番在农家院里“上演”。如今老家的匠人少了，可那些带着温度的物件和记忆，还留在旧屋的角落，就像母亲偶尔翻出的旧衣服，衣角还留着当年烫斗过的痕迹。



借 口

甲：“我们好久没见了，什么时候碰个面啊。”

乙：“我最近在减肥，等我瘦了就来找你。”

甲：“其实你不想见面，可以直说的。”

不接受

顾客去路边小店买水，问老板：“这瓶矿泉水多少钱？”老板答：“两块钱。”

顾客指着水瓶上的字，又问：“瓶子上面写的建议零售价不是一块钱吗？”老板立马说：“可我不接受这个建议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)